

&gt; 世相

## 火烧馍

□ 赵曼

“这一户只有这个小姑娘在家,她爸妈离婚后各自组建了家庭,都到外面务工去了,平常她由她奶奶照管。”村委会梁主任热情地对我介绍。我打量着眼前这座破旧的房屋,门口瘦弱的小孩子叫花芸,据说当时刚上初一,她的衣服有点旧,不大合身,看向我的眼神有点拘谨,又透着一种平静和坚强。

没过多久,我又去了花芸家,特意给她带了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。我见到她时,她正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,一边往里面添干柴,一边麻利地翻动草木灰里的火烧馍,清甜的馍香在厨房里飘荡,看样子已经快熟了。花芸拍了拍手上的灰,又在衣服上擦了擦手,才小心地接过我递上的书。

花芸的奶奶跟我说,由于自己年老多病,小花芸一放学就赶回家,能做的家务活都抢着做,还学会了炕火烧馍,假期就在村口摆小摊子卖。刚开始的时候,花芸经常把馍馍烤焦,但她愣是一声不吭地反复琢磨,慢慢地就练出了手艺,能利落地揉面、擀皮,还熟练地掌握了用草木灰烘焙的技巧,做出来的火烧馍味道特别好,常常供不应求,卖馍赚来的钱成为她学费的重要来源。

看着花芸瘦小的身影,我鼓励她说:“现在的日子若是苦了一点,但是馍要翻身,人更要翻身,你要好好读书哦,读书能让你以后的日子甜起来。”她抿嘴笑了笑:“叔叔,我就是为了读书才卖馍呢。”后来,我下村到她家的时候,好几次都看到她在灶火边温习功课,那书页翻动的

声音,伴随着噼啪燃烧的柴火,仿佛点燃了小花芸生命里不屈的火焰。

临近高考,我特意去看她。花芸蹲在灶膛边,手里捧着书,借着灶火的光亮争分夺秒地复习,口中还念念有词。我走近时,她正将锅里的馍取出放进草木灰里烘焙。“馍馍快好了,叔叔。”她朝我微微地笑,那笑容里没有半点压力与怯懦,好像高考对她来说就像烘烤火烧馍一样,除了自信还是自信。

成绩公布时,花芸第一时间给我打来电话:叔叔,叔叔,我考的历史类总分是681!语气里满是自豪和喜悦。她的这个分数超过省内重点本科线148分,被一本重点院校录取没有任何悬念。我欣喜地赶到她家,花芸正和她奶奶坐在院子里的小桌前,桌上摆着6个金黄的火烧馍。她兴奋地起身递给我一个:“叔叔,您尝尝。”我接过馍,咬一口,外酥里软,面香浓郁。花芸感激地说:“您当年说‘馍要翻身,人更要翻身’,我一直都记在心里。”花芸奶奶慈爱地看着小孙女:“这火烧馍里,心心念念都是她的大学梦!”

我细细地咀嚼着,品味着,一股暖意自舌尖流遍全身:灶火烤熟的不只是这小面团,更是烤熟了一个小女孩走出困境的志向和命运。我自己也没有想到,随口而出的翻身之道,竟然被一个小女孩演绎成了翻烤自己命运的故事。

馍香还在唇齿间萦绕,我忽然明白:这世上最好的味道,从来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,而是一个不服输的孩子,用双手烤出来的未来。

&gt; 万物

## 摘一个莲蓬过夏天

□ 徐玉向

夏天,村子西南角的老皮塘长满了荷花。那荷叶挨挨挤挤,绿得晃眼,几乎铺满了整个水面。荷花在其间肆意绽放,千姿百态,美不胜收。

小时候我总是按捺不住对莲蓬的渴望,直接跳进塘里去摘。水没过膝盖,凉凉的,塘底的淤泥软软的,每走一步都有些费劲。荷叶高高低低,挡住了视线,我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行。

靠近莲蓬时,满心欢喜。可想要摘到它却并非易事,得避开那带刺的茎秆。稍不留神,手臂就会被划出一道道红痕,那微微的刺痛,如今回想起来,竟也成了甜蜜的勋章。但这丝毫阻挡不了我的热情,看准一个饱满的莲蓬,伸手就去摘。

有时太用力,整个人因为惯性而差点摔倒在水里。好不容易摘下一个莲蓬,那种成就感瞬间爆棚。莲蓬握在手中,沉甸甸的,仿佛握住了整个夏天的甜蜜。

莲蓬呈倒圆锥形,宛如一个小巧玲珑的宝塔。它的表面布满了蜂窝状的小孔,那些小孔排列得错落有致,犹如精心雕刻的艺术品。小孔里,藏着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莲子,它们像是娇羞的小姑娘,躲在自己的闺房里。

小心翼翼地剥开莲蓬,手指轻轻触

碰到那略微粗糙的表皮,能感受到微微的湿润与清凉。轻轻取出莲子,它们在掌心微微颤动,仿佛有着生命的律动。再撕去那层绿色的外皮,便露出了白白胖胖的果肉。这果肉圆润光滑,犹如羊脂玉般温润。

迫不及待地将其放进嘴里,轻轻一咬,清甜的汁水瞬间在口腔中四溢开来。那滋味,犹如一股清澈的山泉水在舌尖欢快地流淌,又似一阵轻柔的微风在心头悠悠拂过,清爽甘甜,美妙至极。这滋味,是夏日独有的馈赠,让人陶醉其中。

在塘里,我尽情地享受着这份与自然亲近的快乐。周围是荷叶荷花的清香,那香气时而淡雅,时而浓郁,如同一个调皮的精灵在鼻尖跳跃。耳边是蛙鸣和虫叫,此起彼伏,宛如一场盛大的交响乐。

摘来的莲蓬,不仅仅是美味的零食,更是夏日里最美好的回忆。那时的乡村生活,简单却充满乐趣。没有电子设备的干扰,没有城市的喧嚣,有的只是与自然最亲密的接触,和小伙伴们最纯真的欢笑。

如今,即便远离了那个小村子,每到夏天,我仍会想起老皮塘,每摘一个莲蓬,就是一个夏天。



《春江水暖》(水彩画)徐宜超作

&gt; 往事

## 邯鄲记忆

□ 翟晓雷

1990年,十八岁的我怀揣着一腔报国热忱报名参军,却因故未能如愿。那段日子,心中常感茫然。恰在此时,在邯鄲老家做生意的表哥邀我前去帮忙,几番思量后,我应承下来。在母亲的殷殷叮咛声中,从未独自出过远门的,由父亲一路护送至车站,踏上了驶往邯鄲的列车。

邯鄲于我,并不陌生。父亲是邯鄲永年人,早年因工作调动定居河南焦作。我幼时也曾随父母回过几次老家。凭着依稀记忆,下火车后,我顺利找到了位于陵西北路的姑妈家。姑父是位严肃的铁路工人,初见时他那上下审视的目光,让初涉世事的,我颇感局促。

翌日清晨,表哥便带我来到他经营地板革与海绵生意的门市部。店面位于繁华的赵都商场对面,两间铺面,生意红火,另有三位店员忙碌其间。表哥是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,辞去“铁饭碗”后,下海经商。他思想活跃,眼光独到,常南下广州、温州等地,采买当时时髦的时髦货品,因此店里总是顾客盈门。初来乍到的我,在表哥的言传身教下,很快便熟悉了基本业务,大小事情都抢着干,心里憋着一股劲儿,想证明自己绝非来吃闲饭的。

入冬后,海绵生意格外兴隆。我们常常忙碌到下午一两点才能吃上午饭,工作至天黑方才收工。记得有一日,大雪纷飞,天地间一片苍茫,路面结了厚厚一层明晃晃的冰。一位操着外地口音的客户急需一批材料赶工程,偏巧店里库存不足。表哥望着窗外漫天风雪,面露难色。我主动请缨,提出去安庄仓库拉货。表哥眉头紧锁:“雪太大了,路又滑,你刚来没多久,别逞强。”但我执意要去,拍着胸脯保证万无一失。

凛冽的寒风裹挟着鹅毛大雪,如刀割在脸颊上,火辣辣疼。我独自蹬着沉重的人力三轮车,在冰面上艰难前行。车轮只能沿着前车压出的、滑溜的冰辙,一寸寸向前挪动。沿途时有陡坡,而那批货足有七八百斤,我咬紧牙关,身体站立前倾,拼尽全力蹬车。三轮车在左右扭晃中挣扎向前,

汗水很快浸透了我里层的棉衣。最终,我把货及时送达店中。表哥看着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湿透的棉袄,眼神里满是震惊和疼惜。

当晚,表哥特意带我去去了滏东路口的大名烧麦店。热气腾腾的烧麦皮薄如纸、内馅饱满,咬上一口,肉汁丰盈,油香四溢。蘸着芥末和香醋调成的料汁,就着鲜美的羊汤,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笼。表哥在一旁看得直乐,笑我“好大胃口”。随后,他从包里拿出一双崭新的棉鞋塞给我:“傻小子,鞋都湿透了,脚还要不要了?换上!明天还指着你干活呢!”那双鞋的暖意,从心底直抵心间。

那段日子充实而温暖。每天清晨,店旁市场里醇香可口的豆沫、外酥里嫩的鸡蛋布袋、香飘四溢的驴肉火烧、干香耐嚼的武安锅盔……成了唤醒我的闹铃。忙碌一天后,我常跨上姑父那辆“二八大杠”永久自行车,漫无目的地穿梭在邯鄲的大街小巷,车轮碾过丛台公园的石径,掠过学步桥的栏杆,穿过回车巷的窄道……暮色四合时,仰头便是满天星斗。目光投向家乡的方向,对亲人的思念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姑妈总忧心我吃不好,时常唤我回家。最难忘的,是她亲手包的茴香饺子。那独特的清香裹着家的味道,至今,仍萦绕在舌尖心间。

姑妈家与丛台公园仅咫尺之遥。店里清闲时,我常去那儿漫步。有一次,在丛台下的碑林间,我偶遇一位白发老者,他对着斑驳的石刻,为我细细讲述了赵武灵王“胡服骑射”的往事。那个悠长的午后,让我对这方土地承载的厚重历史,有了更深的体悟。冬日里,我尤爱躺在据胜亭的长凳上,任暖阳洒满全身,慵懒而惬意。有时会带一本从表哥书架上翻来的《三国演义》,在赵国故地读着群雄逐鹿的故事,别有一番滋味。

在邯鄲未两年,父亲便唤我回了焦作。转眼年届知命,邯鄲旧日情景,依然历历如昨。老家邯鄲,这片承载着我青春奋斗与温暖记忆的土地,纵使相隔千里,也永远是我心中最深的牵挂。